容城劉因夢吉甫著

文類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方冊詭傳聖言天啟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昏明謂當沒人承此遺澤詭云剽盜資伐而文肆焉多岐詭謂其一途為瞻仰有測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以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曁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關館惟我之求講學有途進脩有地

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賢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啟迪實有臨之

吊荆軻文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宥于易水之上草枯水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瘞注其訣刎血相親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臧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悱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授文以弔焉其辭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强嬴六王猶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鑊鋸之餘醒脫身于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為哉此時何兮不匿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七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僞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子豈燕秦之鬼囚其阿旁未厥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

若敢與天佐嗚呼太子若豈無良謀招賢養士若信義是求胡為暌携獨驕搏於蒐若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若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若吾為子羞感霸業之遂墟若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若寫永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亢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人遍禱靈濶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欺無責焉則惟搖昏之鬼是求夫搖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棄厶神之所當誅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隆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潘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

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關關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夫民之所當敬備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懲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厲神實不之恤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動之志俊邁之才慱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遽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傳宗浔見嗣子如及音容況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斡蓁當公親總角拜公鵝泉之濱期與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亡南還德孤道否

營營在艱拜書于公羙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適日窮交適日疎問疾憂貧兩靡公書慶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奠此曜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寮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艱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謩弗来公已云亡訃知此行施行公爰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冗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誰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甲申十一月

題跋類

書饗餮圖後

饕餮之生于唐虞猶水物之生于陸也雖欲饕餮烏得而饕餮者遇是以天下莫見其爲饕餮爲餮而得以饕餮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闢雖麟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饕餮乎餮乎此其時也訑從而見其餮

也而又訣浔而饕餮之也此饕餮之所以列于罍也夫饕餮之所以列于罍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魑魅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吕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罍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浔而知也世且不可浔而知又烏浔而知其用也金壘田景延浔古饕餮拱泉而垂腹龐其面而坐則人烏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罍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吕大臨例而圖之其友却伯當欲為通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罍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慳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而浔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罍也固有為致知之一助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饕餮以此而見在物之饕餮我將自此而浔以饕餮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李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永俾爾
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
節裴而史為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叙距師
古為四世與忠節為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為師古五
世從孫與忠節為同五世祖不應公自叙云如撰歐
陽璀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為公與忠節之五
代祖以忠節為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
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
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攻之不精矣是以知歐
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為正者不特張許
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
至元丁丑八月癸丑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郤奉使浔之儀真予觀其詞旨
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
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東之時蓋亦無有
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于黃米此先生十
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
先生之書而浔其心則視此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
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

成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觀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砌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禹即其形而求其形之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禹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循方坎圜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衮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嗚呼在於是而求岳之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為士而席則大夫祭為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屈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

於昔爲而席地今爲而匱伏理有可疑神亦爲浮而流通也我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尚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設蓋爲一髭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潭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烏知所說之所謂我田景延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補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獎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于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顛頗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父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

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泽而汲公為掌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呼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已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盡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諫論今着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来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云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東也是曰東云

可曰西亦可則是永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主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着可也一有所着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着可乎彼空將無所着也一倚於空獨非着乎此程子沒有耿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着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着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彝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掩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彝理之當然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廢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以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彝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以彝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洒然

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詰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寶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劇其題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鈔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絶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審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

馬予所感者自汙尊杯飲而有罷皿自罷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致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烏將止于如此而已耶將變而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跋類

王治中請趙君玉跋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養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患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為野所以著文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脩年高德劭人惜士女之苦節天留鑒盛之舉軀其墜失師傳今勞王事每

慚將遍於晚景但欲長閉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
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楊子或能伸閔字
之勤厨傳已備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棄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
肯来寶為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
聽天之命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尔隣居歆乎
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湛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
令永輦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為州郡主師父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須臺
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洋依歸之所恭惟教授
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
其等事君是郡浮興諸生敬倫東脩顧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肆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為本院見闕通糧謹按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
以力田固清脩之本牧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
年失望驩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寒齋厨實望
仁人之移粟

贊類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廓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窮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龐泉真贊

中統初龐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為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久相與語曰幸龐公病少瘉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為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孚而未之識也近樸拜公像於其子孚遂為之贊以報其知公本東部人因官命氏為龐公舊嘗鎮蔡中既去而蔡人思之呼其濁纓之水曰龐泉後以為号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禹氏天界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界之不盡施之茲實當公使全歸之我思黑泉路遠莫致厖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波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觀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踈善畫如閻立本而不以藝自耻識字如楊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真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游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冠其髮繩其鬚温然山澤癯其心雲其身飄然葛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州獨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髮胡為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元氣見衆顏胡為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慥慥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減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浮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指金購書揮觴結客以倜儻起家為幽并之豪也

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髯之鉏有歌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雜著類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游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為五藏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色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泥然乞其在永而同其類者固已胎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拂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相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靈彩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木味酸水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腎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

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墓應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呈乎已而
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蘞以治蠱湖南
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
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
何乱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
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節婦賈韓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穫鹿
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為潞州帥後歸國移鎮
彰德西通會有告其與金恒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
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
況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凌豪奪詭謏能禦之者時
韓氏年已十五姿色渥過人獨能以禮遵名族其風
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
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其怜其少寡欲迎
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
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永也方一往焉韓氏出

衣纓遷移天于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胎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遷慨然以動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剥而績之盡焉而后寢其事甥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慶篯爲余言之始爲叙其大畧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余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余曰予視世俗惟余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畧能道余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若無他語惟及余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舊嘗與余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視所嘗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駑傳乃遠避之乃反迂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其人者擁高官以南余謂其人不免後果

如予言蓋治行時余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妙騎身已十餘劍即伏而死矣其一人謼抽刀由背及腹判至地而去是昔豈意謼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胥入匠中知余者亦甚衆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即匠也拔人于生擠人于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胥入匠中者咸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余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已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其令不忘余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銘類

王孝女旌門銘　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

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内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畧山之元道州之陽稱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慶道為請銘銘曰

詭賦遠遊泰初為鄰詭慶絶交靡慶為群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真寛裕樂易詭來此心我將待松責矣来今凛乎風霜巍乎明堂波實有之予靈敢忘

碑銘誌表類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　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寖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主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弾舉天子以硃目之尋出金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

今禽鳥子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鳥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又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改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鷙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金貞祐之變即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牟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牟帥欲有所奉開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朝廷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政于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況　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太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氏貽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

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妾告工人窶者皆力為營棺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許君請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太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婦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且能創締筋翎根別為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

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浔其法以金符故其從征卿乾諸州也見其攻掇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雖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又令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說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甘不之許曰能捍敵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步生意數為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于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為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卒其子拱撤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聞見公佩金虎

符拱撥旨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
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率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
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
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淂其平也誣若一出於偶
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
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裒
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
以能世其業而奏牘東宮而詣亦頴悟予他日又可
以攷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天道之盛愆今睠其孽費及丘原亦有嗟者謂賦興
之盛偏波嗟者愚不窺其終而不探其源訣駁龍山
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軽不
軒而淂夫造物者之權在玄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
裂澣海雲飜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大心莫抹其
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劇雲郁乎相輝一代人門惟將
伾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竣與雷劇之子而驄馬聯
翩相波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

不定之天夏蟲疑氷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勞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通進是年渓江以攻下一堡生浔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浔將十人攻潭州元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州生浔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為真千戶明年以攻下欝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浔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隆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来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萬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

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為美官而至佩虎符為萬户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来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榦奇偉氣略過人當今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擾信安武仙者擾真定皆為金守易定之間大為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来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敵乃以祁州為祁

陽府令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為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抹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従張賈二公往抹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為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千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従軍特授上百戸戍亳嘗以主帥命将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

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甘塋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遵漸燕垂金莫淮夷厥分裂耶

訖徹藩籬白雁一舉橫絕天池波瀠海兮藏鯨鯢巨鬣如城兮尾如旗妥將壯士兮驅而守之嬌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一呼蔡山為摧強慕是讎罷民之依彼祥雲瑞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讐人劉公之恩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所道出于祁黃蕉丹荔當一難戍百戰致命合荊山之國羞三世受封而後出出益奇語波瀾文人有来京師者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酔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漢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收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為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令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趫過人雖子幼以宦家子從軍為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勲爵行事也

翌壬戌　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率遇敵江浹奪戰艦中統元年　今上北征後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年李璮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荊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城二柵先登渡江　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破其堅壁真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五遷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孚清牒為百戶中統二年圍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五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仍為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

鋌北征時　今上賞錦衣一襲圖濟南時詔賞白金一將者賞白金半鋌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鋌

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為賊所汗者數十人既拜衛
率讓其同列先已家後補此其行事公知子孫固是
謂予曰凡此甘籍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昭縣之
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顧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
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蓁大元開國時從祖甲立
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蓁動衆共殺丙以
復所事雖其衆遂推為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
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為權
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
書是為銘于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已蓋史家變例
公默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
人曰元誾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玉公之子
守銘曰

吁其好還卧榻不容白鴈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
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
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析四衝當酹以告其先曰疇
昔生男不愧矢蓬帨後儻天亦蓁之報不在躬彼
藥幽崇龜螭而豐銘以章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玉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温娶周氏生永福多有才

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
富天下既定遂列名　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
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祖
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南狗冠
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罷之引以
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
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闈未備
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收屬乃拜公正議大夫
工部尚書行　院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
官屬為家老盖令署帝卿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別置
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惠特令兼之前後所蒞
咸以精敏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
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祿食匪
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于再三方許至
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
宮舊臣老成鍊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
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
召還廿八年　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
用而久不仕者群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
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

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宠厚顧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勸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既葬啓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裁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娶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劉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鵬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其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悉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為臣則偉公浮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命予孫往藩于懷疇咨家老佐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墓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黨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　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来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浔澤遂佩黃金符為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父之山民不勝其横往往自棄為群盜公上言顧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撫農朝廷從之群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未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饑甚還民無産者復不能自生公為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曉知澤當諸軍往来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為宼公乃豫為符券為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浚凡留俘家甘浔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為購浔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為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

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為樂土矣公又大脩
崇學堂筵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
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為舉首後
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
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几澤之名士散
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
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　今上在潛
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
事未拜而公歿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
隆遣其子倪從事李黃門狀及莊靜所作州學
記造其所贊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
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
生為晉城三年諸鄉叶立校聘時親至為正兒童所
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
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
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
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為先敦
勸備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
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
夫人徵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

教子者咸内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六旨賢淑子男四紹陰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陵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傃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日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亟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舉時春風百世生為後民為幸已多矧嗣守王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

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閎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瞞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遊洋水優柔

暮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

太刻銘詩於乎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十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至不少懈有御錯綜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

之公至為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淫其情而訟者六以公所理無冤為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即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人淫以守其成法而不即其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淫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叅錘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磧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磧仍聞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于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淫媒蘗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後絕縣西南漸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為墜其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辭

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解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浔罪於上不敢浔罪於下必為爭辨浔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之賢故次第其民之聊以謡公者而為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遺愛子亦樂以循吏為歌之野是以為農勸歌之邑之以為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興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沉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特以蓄水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浔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来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来舒舒

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禁今皆盡旗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旅来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予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擾丘隅公行視之蒭鍾與俱昔跖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于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尔贏瘠公堂燕寢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来之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顧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大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数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跖隅甚至髡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凌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凌暴自其分爾

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浮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
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
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率十日祔塋范原之先
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
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
粟嘗遇歲凶貸飢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
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浮賜官脩武校尉佩銀符後
籃輿孫擁琴尊壺隨徜徉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
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
理故一意事內於凡浮華世交不久留中嘗偶為浮
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憤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
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斃券
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塋先
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
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
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
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
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
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握蘭奏政果王承

笛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曩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囘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盛興衰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關靈臺為樂國也早勤奉歌時所職也彼蒼冲天伸此屈也以功懋忠謝金亡始罷讀譜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即繼賢奉訓大夫知濬州次繼勳行軍百户繼忠本縣諸軍與彙兵宿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翀承信校尉行軍千户佩銀符輔行軍百户餘尚幼銘三童童八句

天開洪爐炙有所試彼紛結莢秖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繭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湯焉肖離若閒熙熙吾幸所資一衲之力徵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纊不儲衰衰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訖不歆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侍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佐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蹂蕩然無統強焉弱凌衆焉寡暴欺淫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淺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巨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俾遷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秉則當時開辟子易山諸君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知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罷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

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侍官制未立諸侯滔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于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来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欵滔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假其蕃自消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憐而有忻茂然碩果詭靳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勳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說不知恩此而獨使道家爲人之增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知言易山崴崴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桑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豪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弘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

毛氏金大興尹王倫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敦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剖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為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淺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墓非古也婦人統于夫若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壺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浮而婦夫浮而妻及茲孤惸發然有守哀哀良人母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無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厥之又鬱孰主張是彼將有特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浮從以藏睎沒其宜

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夥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　無事有可以與天地相終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去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富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未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我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于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慨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

為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烏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馬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擾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速歸壟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氷傷胫至血出終葬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欤其子道童資高奕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于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賤人得書于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于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實哀之言已泣数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彦妣喬母兄嘉

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十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嶽鳥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黙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軌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致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靜康之亂隱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隹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

洛者即舉君授符而撫之後以將仕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

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
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塋武通鎮先塋娶景州
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
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
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
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
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
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
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齲
疾不任婚宦乃命弃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脩先賜
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淚為上及
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一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
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
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孳孳弃去而以樂
終令全祐老矣雖兩被
重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
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
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壟之一路耳平昔頗交吾子
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
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爵之秉自
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其門人

之所觀感而浔之者固如是迺為叙其始終且系之
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
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榦兮如榦而枝前既有
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
歌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崇崇
兮曰生與慈彼綿綿兮其不輟兮由陛干而膝西物
與通以為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
反本之當悲瀏黄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
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臺
質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内附一
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
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為常
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
内從者大為歎所善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
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
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
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瘠人且自全耳今兵已

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曰為琴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闢洛州郡恒滓以佳山水悅親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哀辭類

玉田楊先生哀辭并序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皆攷之歷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予動靜於永又曰嘗問予言貌于永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予如佐讐而搞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慚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滓此于先生也後滓先生手踈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于余者或以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惟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為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固幸其滓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朂字泰卿仙翁雍伯之後嘗為興文署丞幼頴悟質厚制行不為崖岸惟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

其門者等一室環穉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為畜其衆為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遣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為史院編脩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詞曰

嗟漓澆兮孰可淳賦敢庇兮公其人揚尒波兮一汞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来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巖巖兮駭絶倫嗟離物兮危尒身彼悠悠兮逐世紛詭有渭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徵先生

吾誰與親

橫翠樓賦

容城劉因夢吉甫著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為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巍然截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即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来流分而派游環乎市井之間為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符出俯瞰閭閻騁懷游目足以

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軒
裾曳長袖解劒指儼釃酒臨江養胸中之
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
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予斯詠於此會賓
客于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空致平
几棨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
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
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巉巖刻削峯
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絶峻拔嶷嶷然
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高相也雲開
日出雨霽虹銷巖巒霽靄霏霏若拂嵐攙黛
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
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上
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簫拄笏把酒
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烟容雨
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
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堂洞月玉骨
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
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

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蕃之絶唱前人之
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
拾人之滯穗自人之殘者亦為之賦而贅
之於后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生人相携登于横翠之樓覽斯宇
之宏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
巒失色曲壑潜形或風雨驟至洶然如半夜之潮生
或波濤怒捲滂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竟飛膽慄心
折骨驚倀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于懔慄兮而若有
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而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
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滿飛逸興
浩發吟嘬如登大山漂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
春蘂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瑰珂諮中
襟之藩芬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吊古傷時而
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袖幌關岩扃收
霧幢列雲扉供詩情于晚翠貢畫圖畫于新晴于時吾

與子詠春風于雞雪濯塵纓于滄浪乘登斯樓終日
倘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嘯傲天地于一粒隨造
化而翱翔期萬代于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
杳邑如千里毫芒然後翼翼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
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玄律窮北斗知春運指于東惟功成而不去
魏項冥之可容乃欝彼擊暴漸彼威鋒凝愁雲而蔽
日怒寒風而攬空奪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閒然寐然
如未判之鴻濛于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烏斷翼
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癡牛毛寒而縮蝟炎帝
為之收威祝融為之屏氣義和倚日以潛身盤古開
天而失視天吳死于朝陽之谷倏忽滅于海南之地
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温泉氷火井凍陽谷凝
炎洲地冽裸壤毛繒爨輦烟滅燼水生凌而我生于
斯豈奚漂冽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霜鋒
寶劒鉄襯單衣積雪浸脛悲風激慄夜渡劒河曉上
輪輿陰山雪漫瀚海水厚當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
寒門久客負閤故居不爨不燭無衣無褐臭酸氣失
墮指冽膚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

抱膝而苦竟死何裸噫嘻嗚呼天歟地歟神歟彼頊
冥之不去我生死其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
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由是而門吁奚吹冷元氣
昤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乘序錯舍罪半東君於是
為而不春匪永語汝其訣汝親匪君顧永訣活永人
永籍汝力汝假永神天地之和氣黜頊冥挽于玄根
汲東海之泥以椄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
廈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氷臾

使驩驩赤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真胡為馳
綱維而退避獨廉讓而謙尊永徒閒汝汝且不言於
是乎乃歸埋其戶而葺其楹龍其被而重其衣不尤
乎神不悠乎天東手容足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
會徽于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
計地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劒客聞而
過之曰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
其為我言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

運天關握雄圖祭雪壇神人赫尔折箭以首之遂超
大河横八荒跨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
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
揚卯壓中原勢開混茫蠢尔蠻荆何癡而狂自取征
伐詭容尔强今乃提天綱頓地統謁巢北之馬會天
下之兵銜枚疾走攝号而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
惣元戎誓將帥横堅陣于高岡招勝風于大旆鼓角
鳴于地中旌麾拂于天外驍騎輕車匀磕隐訇玄幕
緑徼飛揚晻鶋魚麗長蛇撼摇覆載長鉦雪點派矢
雨飛霜矛電激神劒颸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揆
虜之猛勢奮盖世之雄威鳴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
土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鬬業在征
伐咆哮而貔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頹崑崙而飜海浪
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為之蕩波丘陵為之震眩使
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
湍汗兌曺肉袒進不敢數退不敢竄豕乃擊奔霆而
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叱而建旄折箠再鼓而危解
土崩於是環疊剑壓城下邑灌以流潦礮以巨石
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閒一方之地開拓千里
遂乃進楚泗扼江都擊冊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

擁廬壽跨烏江濟無海攻建康淮南之成潰矣平舒
剪翦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浔矣掠荆州掩
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虜通矣于時六師
奮檝水馬吞舟駕黃龍之雲驅御五牙之蜺幢斷横
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
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銅柱朝發舳艫夕
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
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為黃泉之土降則為青衣之奴
上絶奎宿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
五溪焦土七澤丘墟何其壯歟容聞之而笑曰信如
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
有衛敔之勢而我長江之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櫓旗亭其
形勝也臨谷為塞因山為幢振扼喉衿天設巨防蒼
龍玄武之制白狗黃牛之扶鐵篾銅梁之固劒門石
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鶱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
牢揭瞿塘之兩崖島道盤空戟牙剡天馬不得列車
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
棧雲梯石之役永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切不
補患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湧狂瀾迸走絶筆嘆

蹙其所皷墜則盤渦谷角濤陵山麪瞭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縢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趕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連檣萬里牽桅千尺槁工舟師選自閩粤靡颶風翫靈胥掬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翁欝薰蒸玷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衮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剸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代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趫捷善鬬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闖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功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劍琨豈無擊楫之誓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倏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衛勢固未知其兵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可禦者我請為子籌之亲直而壯彼曲而老亦有名而衆彼无義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盬亘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

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擾手
掌之瞞將墮兵驕傲不承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
也彼剝鄂之民舊經剪伐多痛瘡痏見雛棄而膳落夢
四也彼留我奉使讐吾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磔
不可當群客於是惴然失氣循墻角窗口怯心碎不
知所出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
合而倩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詭詞宋之
五言古詩類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下吾前按轡暨形勢依依見金盤
易水開前襟飛狐連石眉遥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
新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
沉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烟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賢如何郡學傍獨有韓公祠
乾坤極孚大運動物不知老堂堂宋室朝幸旋公似之
惟公玄默間泰山巨四維天事公之利元氣非公誰
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細餘猶世師

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閱古堂富公有詩非獨老栢前因
送秋鴻飛悠悠五色雲帳望今何歸

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擧仙臺燕平歌暴天
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烟
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鰲脊山人蟻垤然
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為攜夫愧如洪爐金石能久堅
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鳶
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
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
周通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
黃金與山平不拔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紘誦
遐情納方寸灝露驚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
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
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逐令百世下烟霞抱餘痛

尋幽緩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
茲山有通氣會遇或天緩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
時危亦常事人生豈良謀不有攀亂功當乘浮海舟
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華尚佐數日愁
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柰此汎汎鷗
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
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訖能田萬牛
太行千里來蕭洒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叢幽
何當剷疊嶂一洗住山羞

龍潭

盤磴脫交蔭平壇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
窮源豈不得奈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
爲問石上苔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
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
顧此百丈潭豈無三日霖爲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
日暮碧雲合空山淩夜深

名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

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憂客釀酒無虛時
佳客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潛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
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烟紛紛後來人暮死朝爭妍
勳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
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域淸山多一水揚淸漪
溪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碻百區猶當稻如氏
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纍纍九州谷隱隱千石陂
食魚素無望觀水今有期所宜前後憶萬年而我生此時

歡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憶萬年而我生此時
前子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偏識將無期
所識既無幾賞心又當誰良辰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蘿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摧爲薪豈知山石堅
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

蕩蕩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
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游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蠛蠓營營誰使然
我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為用錯綜盈兩間
如身百骸具少一為不完有形無虛生豈子獨贅偏
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鐫螻蛇誰宰之生生亦能遷
安有人道尊湮滅獨不傳乾乾以為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違豈無崑華高踏遠嗟獨力
徘徊天中央明月為顏色下有幽棲士歲宴倚青壁
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浩忘情倒影寒潭碧

集陶句　二首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詭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
過是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
正爾不可得在已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
榮貴老帶索飢寒況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
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盡任真無所先
詩書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

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即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二十八日

蒼星彗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綵芒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綠浮句聲琅琅誰令月有纓飄搖及吾窓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暮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諸閨庸俟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聲斯人有安忍斷喪甘自枉視中盈一罄其死隨物生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游天城

逕遠澗隨曲崖深山斬少暑迷一罅四壁立如掃天設限仙凡雲生炎昏曉平生萬事懷登臨即輕矯山靈知信息風烟久傾倒顧瞻困能仰迎應習稱好端居薜蘿窟逸躅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永須凌絕頂會次青已了

乾源泉

叢祠翳蒼翠萬古藏清幽冷泓石上足不遽蒼波流
玉風索我卿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王溪精廬

居然山四頽危檻俯晴春川氣生寒松筆相涌衣巾
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徹聽歌聲忽落谷鳥歸欲飛雲

隐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斷蒼苔
吾曾叢羲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悦若春登臺
山扃掩幽徑迷榮田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
燕南避世謠千古知我懷嘯傲溪百世師一區竟相垂

如音洞元老龍門有遺武舊址荒廢為無用之地然
書之耶唐王龍勃書堂於欲其雖不才亦能為龍門
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
佃他年要勝跡此駕當招
来

遊雲水庵

乘春奮幽潜觀化登山東崇聞遠白水
墾石容松桂結屋環茅茨雲生烟紛沸泉流玉
山石浮壽色澗木榮歡顏晚物有真樂撫節嗚絃
悠然千載情儼若盤石間恭馬欲暗語古人何當遇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根歲寒浮昤師名齋豈徒云
要知松栢心亦願濯南薰支枝髯葱蒨喜與萬木群
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浮後凋知歲寒非昤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滄浪一葉凌崔嵬差峩為飛舃翠影如婆娑
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
晚泊無處月色深松蘿人鼓棹前山阿
舍歇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為謝廛中纓
舉杯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烟互吞吐巖壑如相先
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喜雨（以雨我公田公韻浮我字）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錨寸積曾未旛朝露
既聞漸成陣尚謂行且住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
陂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南寸驚已狂及辈歎無數
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雨玄功亦雄哉田旋易指頃

雪花酒（公韻浮如字）

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此憂豈為一飽慮

古人重甘澤雨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飲之寄一壺
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剌酒熟天花已紛如
況復吟風亭興來操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
何當一灑之豐年徧寰區

種松

冰壺連水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萬牛來丘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苦辛遺此千歲材
手持百松子與之俱傾頹賴力董曝造物為護荒山隈
今來見豪末喜溢蒼烟推十年望根盤百年排風雷
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吏士十年計戰戰千頭栽
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慾哉月色隱清艷幽香竟難藏
寸心警寒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森萬里同昏黃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為誰芳

白蓮

氷華離風塵素質更潑靜顦顇凝幽香皎月散清景
誰玄絕世姿澹然水中影青房坐苦心秋風逼涼冷
安得同處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日

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迢迢如相親
因之欲有託風鬟渺冰輪

璚花圖

淮海秀璚枝獨立映千古遥知辨此初坤灵心亦苦
平生勞夢想江烟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以焦土
盡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
瑶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挾輕幽杳暗相許

八月十七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意此際吾獨觀
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況此嬋娟
去永當遠近相值果正徧徑圖知幾許附麗成空懸
既疑純扇如復昧左右定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
何當凌倒景迫視如天允一恠萬古惑如生天地先
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四皓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鬚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
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
詭謂煮芝曲能形此心閟鄒弢山林樵樓也或可班
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
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

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牝鷄生羽翰
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嘆
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落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伍愈尊為陵成高節此公天子恩
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嘗狂奴真
巢由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
惟餘仁義語至今凜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翟節婦詩　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

然人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
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廿餘其夫
從軍死於所事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
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既
葬自以蚤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養自
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抶而復蘇終始
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
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
聞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
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

羅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
女之童焉

兵塵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
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
生有如此夫蚤寡非所攀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
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
鄉鄰捄引決烈日冊秦題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
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煙
千年吟詩臺栽栽太宰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
太宰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翟居甫數十里

燕歌行

劇門来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
燕歌在何處盤礴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
青丘遥相連風雨墮蓋蔵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
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
往事已如此後来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盡此寒當姿
壯我萬里流不廢東南馳曾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
誰能唱小海為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連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来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為將身捐大恵報効或在茲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為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悖浪氣不過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荅樂天問三首

一氣回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如四時類聚仍群分升沉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来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蠖屈豈不伸

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義文邈我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稲梁固為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蠹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来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穹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溉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荄不早辨使與蓫葉俱

鋤根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已蘇
區區彼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霑灌溉恩生意已漸踈
君今尚未決歲晚益難苗

代来使荅淵明

何時燮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
公田幸有秫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為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
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寫意

萬木凍欲析中有天地春一無貫萬古生意誰能已
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髮毛改卓午顏色侵

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趣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翕翼崑崙丘
氷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
世路空煇熾游子天一方況是青春淩桃李爭芬芳
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達欲語誰同心
豈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

思子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脩徵来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来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
為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容此門容勿開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
但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
永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

黃塵重如霧舉手不歡攀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　有逼士居此今二十年不睡矣

畢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諍厚亦復尔
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風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
高絕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群山渺波鱗大開見洪水
列岳真情塵遐瞰小千里都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
解衣林表坐爛漫蒲萄紫甘漿来遠巡毛骨脫泥滓
勝境詩真賞泉石迴如洗況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
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烟洌高歌望吾子

游龍宮

翠澗如生烟石瀨欵無雪縱目天平地仰面猶清揽
時節未當春生意方謀泄時隨時久開藏與物令超越
茲游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樓龍髯偃池穴
閒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絕坤衣徑欵往不見當年轍
獨立馭長風烹歌山石裂

登聖庵

緩步指西山振策凌崇丘臨風一回首樓：令人愁
蒼石屏崛嵴碧草藉芳幽長林迳餘霽初節成高秋
端居氣始平頹然漸神游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
兩間石上松千季為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謙飲北溪分韻得却字

世紛謝已久悅若隔今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却
時當持詩往報復以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永寂寞
北溪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
不須弔鵞池且喜餘盈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蓑薄
煙霏效奇供乍喜漫可愕顧盼不暇給浹旬迷所託
清泉會人意處美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欵羣仍作
野籟旋克盤舉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欵為主雜善謔
圖畫沂上翁意象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拂雲幕
禽鳥過我鳴似語翁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略

後来亦塵跡俯仰語成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
一元貫萬古普遍無郛郭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
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為平覩昕
援吊鵝池見錢氏弔右軍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招搖慕飛仙天風何許来吹我蒼崖巔
誰知此絶境秋華亦芳鮮采采遡清淵山容變春妍
只應城中人遥知美雲烟若見孤鴻来可咏悠然篇

九日携諸生登西山

日秋服成童冠從我游萬古清沂春重結兩山秋
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来爽籟生崗幽
清商失搖落生氣浮林丘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
風袂尚飄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晴望浮崗幽
萬象春意融頹然浮歸休擾擾踣傍午無勞歌遠游

飛泉亭

嵓嵓多露草秋空挹飛泉胸中玉芙蓉滿意清冷淵
火食困煩蘞下顧心芒然何嘗分一杯沏落齊州烟

六華峰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
長風忽絶頂悠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何今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
有客報渾一朐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
家人笑脫之恐遂凌空虛寄聲宦游子歸與江山俱

閒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
征圖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滿酒奏氣餘清曜
幽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送劉校書叔祁陽先故國淳朴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先年而況賢宗盟父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巔處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宣慰荆南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来典保定蓋為王守外地也安靜樂易屈已下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

年二月十五日　詔下當往荆湖保府
諸公賦詩為贈郡人劉集為之　敘
荆南壯武郡作鎮多英奇三年廣相國千古甘棠詩
聞公相國容荆人恐来遲公来何所望望如相國慈
有子父乃顯觀匪玉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即是生意馳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
忘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理我復理我德業脩日隆

植槿
植槿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
今朝兩相忘靜緑清且佳二嘆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圖五咏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豪與荆楊均
遠慚勺漏令空望黄河濱常山古靈棚煙霞添餘津
青蘘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腴思與雅淡親
客来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
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黄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諄善染功能竟誰録

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少試青土果溪屬斤
頃筐如有秋靈液先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綠
九醞謝清泉隣墻過餘馥朝陽發蒼涼與世解醒毒
元氣久蕭索內熱紛相逐黃鵠遽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撰黃素風露鏡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克前庭
對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頹齡
忍冬淡松柏真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英
采采遠自笑君今何所榮無病不服藥鄙子有深情
壽夭付天公歐陽最爭吾心在蠲疾持此報兩士

薯蕷

玉延事韜養朽壤深以容短稷受柔條葱蔣護風日
負居乏肉味勞力苦龐疾松聲泛綠畦夢聞石鼎溢
初疑湯餅滑依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緂崖蜜
餉隣報吹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擇留種戒勿失
奇人分嘗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浮名丹家貴失草藉藉仙經中參术避華藻
名高有物忌楛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翹忽已好
感子灌溉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採討

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飲之寄襟抱
釋尔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郭翁詩 并序

翁名恩本相人少為輪扁業亂後流寓
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
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
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
僕御其兄卧病翁親為浣濯厠牏其兄
臨終嘗以遺骸歸祔為託而翁亦極力
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游
相好者數數為予道翁行事如此予感
嘆不已為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復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
此翁少有兄于戈鄉縣異東西無家鳴念鸞孤相思勞夢寐
自誓畢此生淚尔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簪與至
夜雨一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白役一身寄
效兒浣厠牏代婦理中饋生忘惲獨憂死免道路棄
関河隔故丘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
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佐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
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
暫會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
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李從事北上

在昔為趙客君方綠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為鄉人留
今聞當上計遠值將南游區區四五年足跡無少休
窮達雖云異飄泊同羈愁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

行家園藥畦

極覩力不任近尋情亦親

氛雜浸畦陽洗去如游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
羊乳生氣少靈龜渺無聞午妳頗肥澤老馬或當神
著區才數本膴瓠思及鄰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
茫茫天宇間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斸湲區西隣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尚要君子名
糞壤亘其爛南風綠雲平欵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
飢腸日有望歲晚分柴羹未築學圃亭先蓄種芋經
欲持已試驗盡令鄉行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知何同栽花隱隱綠含紅
一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嘆遲暮来此尊酒同

重游北溪分韻得暉字

蒼黃淡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愁禽晴嵐散霏微
歸雲有真意鳴禽羨天機勝處必浚會軽觴豈虛揮
山泉来何從北望空依依

呈保定諸公

燕垂趙際間人物榮珪璋諸侯舊賓客一郡宗賢良
士窮叫知已人渭思兼漿諸公且勿嗔貶子伸餘狂
囘幼有大志早游翰墨場八齡書草字觀者如堵牆
九齡與太玄十二能文章數遊墳索圖期登顏孔堂
遠攀鮑謝駕徑入曹劉鄉詩模蕪李髓賦薰班馬香
衙官賓屈宋伯仲掞盧王斯文元李徒我當拜其旁
呼我劉昌谷許我參翱翔暮眼高四海士兒子空奔忙
俗物付脫略壯節持堅剛前年脫頴士崢嶸勢方颺
歎永伸汨沒今反墮淒涼少小嬰憂患痛切摧肝腸
零丁嘆孤苦片影吊惝惶溺身永墨窟人事如氷霜
高才日陵替壯志時悲傷駑欺赤驥鴟梟笑鳳凰
妻婦妬逸才浪藉讒舌長紛然生謗議鋒豈不可當
不忍六尺軀縮項俄深藏諸公富高義刮垢摩永允

去留從所遭奕氣生西即

擬古 三首

孤鴈皓素色寂寂虛堂淚傷彼蘭蕙花鬱鬱芳幽林
美人天一方佳禽響遠音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沉心定有大游淵乎祕中襟
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沉心定有大游淵乎祕中襟
所尋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飈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
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既然慕意氣遠與千古期
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
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為撫劒一太息晝夜中情馳

人生天地間太倉梯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
當勉玄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羣憂失三盃萬事非
豈不志功名功名来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遲
憶昨初讀書人曰飢寒基今日追斯言誠我不我欺
屠龍無所用不如學縫褌鎮鄉非所授不如囊中錐
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
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與需臘期
鴻鵠淩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寒廊尺鷃笑藩籬
世能盡倀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皎素練寒霜澄白壁
星斗闌干橫孤堂更琴瑟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
對酒露肝膽豁然清塵膝世風生口開懷月滿席
長嘯一聲秋雄談群動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塞
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蹉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
恥為時輩群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皆分陰真可惜
寒窓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劒覓封侯行行匹夫敵
男子志斯民安用書紬癖皎皎方寸間自有平安策
一日風會雲四方賢路闢致身青雲間高飛舉六翮
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也人苦其味
雖淫終天年惜坐無用罷伊誰竅混沌大朴分為二
一供顏淵樂一為許由棄頗有聖人依許逢堯聲治
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
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永思聖喟
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
昔無不可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庇

堅白自有持磨涅豈無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

仲子誠少野强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閑歷歷生私議

請觀欲往心豈與乘移異永生學聖人棲棲形寤寐

窮年憂遑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為自以無用置

永才當無用自以有為戮觀物性雖有殊永心良可媿

顧君志戒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

留彼匏中酒供永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来易川植

寄故人

明昔延俊秀獨分老丘園道德心猶負貧窮氣尚存

從容思洛社親炙憶程門別後區區意即為知已言

之世用憂戚賴天成行樂肩輿在歸休縞袂輕

身雖有素生物豈無情高詠風雲意行藏問此生

靜惰先生文集卷之三